

口译技艺

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经验谈

作者〔法〕Danica Seleskovitch

英译者〔美〕Stephanie Dailey

E. Norman McMillan

译者 黄为忻

钱慧杰

审校者 沈锦昶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口 译 技 艺

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经验谈

[法]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著

[美]斯蒂芬妮·戴利 英译
伊·诺曼·麦克米伦

黄为忻 钱慧杰 译

沈锦昶 审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沪)新登字114号

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by DANICA SELESKOVITCH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aris III, Sorbonne Nouvelle

Translated by

Stephanie Dailey

and

E. Norman McMillan

(根据美国 Pen and Booth 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口 译 技 艺

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经验谈

〔法〕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著

斯蒂芬妮·戴利

〔美〕伊·诺曼·麦克米伦 英译

黄为忻 钱慧杰 译

沈锦昶 审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 597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100,000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4-728-0/H·50 定价: 2.75 元

译者的话

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同许多国家在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里进行日益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形势发展说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也需要将我国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先进技术介绍给海外。在这种形势下,造就大批翻译人才已刻不容缓。在当前,尤其需要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口译队伍。

口译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其特殊性和规律,要求特殊的技能,需要专门的训练,决不是会说外语就能胜任的。口译无捷径可走,却有经验可学,因此,研习有成就者的经验应该说是一种不是捷径的捷径。本书的宗旨是使口译工作者、外语院校及口语训练班的师生等对口译之道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促进和提高他们口译工作的水平。

本书原是法文版,1978年美国出了英文版。作者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是巴黎大学的教授,本书是她多年口译工作经验的结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多年来一直被世界银行用作口译培训教材。全书共分五章,分别就口语工作中对原话的理解、口译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和知识面、口译表达的技巧、口译表达方式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各方面涉外活动的不断扩大,将会有更多的人临时或长期从事口译工作。为此,我们将此书译出,奉献给他们,奉献给一切想探索口译奥秘的人们。

译者

199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理解	11
1. 口语	11
转瞬即逝	14
语言的不易理解	19
2. 发言内容	23
发言者	23
发言的内在逻辑	26
发言的目的	28
3. 分析	29
同声传译和即席口译	30
记忆	33
自然理解	39
集中注意力: 一种自觉的行为	42
分析技巧	46
参考原有的知识 (46) 译员的态度 (49)	
形象化 (51) 留意语调 (53)	
第三章 知识	56
1. 论题	56
专家和通才	56
智力水平	58
知识的获取	59

知识太多或太少	61
译员的知识: 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63
2. 语言	66
工作语言的分类	67
通晓语言	69
语言知识是一个先决条件	71
语言和词汇	73
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	77
可译词的翻译	81
专业词汇	84
第四章 表达	90
1. 语言与思想分离	90
2. 本国语和干扰	92
3. 表达的创造力	97
4. 交流和语言的纯正性	102
5. 译员在场	105
6. 风格	108
7. 口才	110
第五章 口译实践	112
1. 译员的素质	113
2. 即席口译实践	116
3. 同声传译实践	117
4. 口译工作的技术条件	120
5. 讲稿	124
6. 用于表达的语言	127
7. 工作量	130
说的时间	130

听的时间	131
准备的时间	132
8. 疲劳	132
结束语.....	135

第一章 引言

今天，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几乎全消除了。乘坐飞机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只需要几个小时。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不用英里或公里，而用飞行多少小时来计算距离。无线电和电视把各种各样的消息传送到天涯海角的各家各户。多少世纪以来彼此一直不知道对方存在的那些社会，现在也摆脱了长时期与世隔绝的状态，每天相互接触联系。技术发明在全球同时付诸实用，在地球的每一角落，人们的生活正日趋相似。

虽然科学技术已经成功地扫除了使人们彼此隔离的大部分障碍，但有一种障碍仍然存在。尽管所有的力量都在致力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却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并被证明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它就是语言障碍，是与史俱有的妨害，就象《圣经》中的“通天塔”^①。

作为文明的表现手段，语言有助于各个文明的形成，但它一直抵制着机器的介入。虽然二次大战以来在翻译机器方面

① 《圣经》“创世纪”中说，古代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通天塔，触怒了上帝。上帝一夜之间使得建塔的众人语言各异，无法交谈，建造通天塔的尝试遂告失败。——译注

的投资巨大,然而迄今为止,这种机器的工作成效仍不尽如人意。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 1966 年 11 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对过去 10 年的研究进行了评估。在翻译机的研制方面,仅美国政府就耗费了 1900 万美元。这份报告得出结论,人工翻译的速度和明晰度比“机器翻译”高 21%,准确性高 10%。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指出:人工翻译肯定比机器翻译费用低。尽管确切的百分率或许还有争议,但是,这些统计数字的含意已明白无疑,足以使我们牢记不忘。所以,口译工作者和笔译工作者,还需要在机器尚未生效的一个领域内工作好多年。

口译与笔译这对姊妹职业有着同样的目标,遵循同样的原则,并根据(或可以根据)同样的理论。然而,尽管“Translator(翻译者)”与“interpreter(口译者)”这两个词经常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确实代表两种迥然不同的工作。在开始探讨本书主题以前,把两者的区别表述清楚也许是有益的。

笔译是把一种文字改写成另一种文字,而口译则是把用一种语言讲的话改用另一种语言说出。这一区别至关重要。笔译时,就原文而言,经过推敲、分析,然后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是包含在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形态即书面文本中的。不论好坏,这一书面的形式是静止的、不变的,而且是最终定了局的。其译文同样也限于书面文本,象原文一样,也是供笔译者并不认识的公众阅读的。在国际会议上进行的口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会议译员同发言者和听者在一起,在处理那些语速极快的话语时,重要的不在语句结构,而是几乎完全在于言语的意思。译员置身于两人的对话之中,他口译的话是直接对着一位听者讲的,并试图引起听者的反应。译员进行口译的速度比笔译约快 30 倍。

与笔译相比,口译的目标更为有限,更讲时间性,是一种

同样古老的职业。自从有了人类，自从人类使用语言以来，人类就利用中介人来沟通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可以这样说，口译是一直存在的。然而，近年来，人类的知识范围已扩大到这种程度：在各个领域里，知识均已超越国界，而且变得越来越不能通过一鳞半爪的语言知识或临时凑合的代言人来进行交流。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口译越来越多地、而且很快地成为专业人员从事的一种职业的原因。

现在，口译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即席口译是发言者讲完一段话后由译员译出。一段话的时间可以从几秒(几十个字)到几分钟(几百个至几千个字)不等。

即席口译以前是口译的唯一形式。这一行的前辈如安德烈·卡明克(André Kaminker)和让·埃尔贝尔(Jean Herbert)曾以此享有盛名。但现在即席口译不是那么多了。即席口译的黄金时代是在国际联盟及后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但现时的统计表明，只有10%的口译是即席口译，主要是在使用两种语言的会议上采用。

同声传译实际上是在同一瞬间把用一种语言所作的发言及时转译成另一种语言。译员最多隔几秒钟后就需将发言者的讲话译出。发言者不断地对着一个话筒讲话，他的声音传送到译员那里，译员运用自己的语言对着一个话筒讲述，把话传送给能听懂那种语言的听者。同声传译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使用，嗣后又在联合国使用。联合国大会上的讨论通过美国的无线网络用英语对外广播，这为会议译员带来了很高的声誉。那些把苏联代表的发言译成英语的译员俨然成了国际时事舞台上的明星。从那时候起，口译进入了每个领域。凡是欧洲的和国际性的组织

(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都有戴着耳机、对着话筒,坐在译员专座里的译员队伍。在非官方的许许多多大小会议上,也都采用口译。由于有了同声传译,国际会议上使用的语种数目不断增多。现在,使用4种以至6种工作语言的会议已经并不少见。

1953年,最早的一批国际会议译员组织了一个协会。这个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会议译员协会目前已拥有约1400名会员,分布在6大洲40个国家中。战后,许多口译学校也应运而生。尽管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但它们理解,有成千上万的青年想积极利用他们的语言技能来参与时事。遗憾的是,就口译工作的要求而言,这些学校提供的训练常常是不相适应的。这不足为奇,因为口译过程仍然带有一点神秘性,而且常常为人曲解。有一种倾向是只看到口译的语言方面,把它只看作是一种言词替换过程。打个比方,如果以红、蓝、绿各代表一种不同的语言,译员就被仅仅看作是能把红变为蓝或绿的人。

在参加会议的代表看来,口译工作就好象是一系列编码和译码的操作。他用自己的“电码”发给译员的“电文”被转换成另一种他并不掌握的“电码”。当发言者说德语或俄语时,他发出的“电文”就被“编码”成英语或法语,犹如用速记符号作记录,或者将它译成摩尔斯电码,再不就是将它誊写在纸上一样。在发言者看来,因为译员只同“电文”的形式打交道,“电文”内容与译员毫不相干。因此,就面前的工作而言,译员没有必要理解“电文”的内容。口译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机械操作——译员只需充分熟悉所使用的每种编码系统的符号,以便能在另一种“电码”里找出正确的对应符号。这样,译

员被视为是一种自动装置,其“电码”就是他的工作语言,而组成这些“电码”的符号是词语。在那些代表们看来,译员一听到某一个特定的词,就会自动地(由于有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出相应的词。

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联合国的译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译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译员,以及在非官方召开的许许多多大小会议上工作的译员,他们所完成的是否如上面描述的这样一种机械操作呢?我们将会看到,鉴于语言本身的特点,译员决不可能是这样工作,口译所涉及的思维过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口译过程以前,我们先要把口译与这种工作的多种语言、语言处理方面区分开来,使读者能比较现实地理解口译工作。

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两个人用同一种语言对话。他们中间隔着一层隔音玻璃壁,看得见对方,但听不到对方的说话(这与讲不同语言的两个人听不懂对方的讲话是一样的)。他们可以通过在玻璃壁两侧的2名中介人来通话。只有中介人能听到双方的讲话,他们的工作是把一方讲的话传达给玻璃壁另一侧的一方。我们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玻璃壁两侧的讲话者可以看到对方,而无需面对着各自的中介人说话。中介人的唯一作用是克服听觉方面的障碍。每个讲话者都会在某个时刻停顿一下,让中介人有足够的时间重复他刚才讲的话。讲话者会在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后停下来,就算每3分钟停一次。连续讲话1分钟平均讲150个词,因此在3分钟结束时一个讲话者能讲450个词。很明显,在这里,中介人不可能在只听一遍的情况下,逐字逐句地把那么长的原话复述一遍。然而,他是否能做好他应该做的工作,即传达讲话

的原意，也就是讲话的语义内容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我们刚读过的某本书的情节大意讲出来，即使这本书有几万字。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复述四五百字的讲话的内容呢？但是，读者一定会同意，中介人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听懂他所听到的话（否则，复述的话就会不连贯或不正确）。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懂得讲话者的语言，而且要懂得话题内容。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即席口译。如果译员能流利地讲所使用的两种语言，熟悉所讨论的主题，通过很严谨的分析抓住讲话者的意思，他就能重述原来的讲话内容。我们将会明白，译员一旦理解了讲话者的言外之意，他就能把原来的讲话内容全部转述出来。

同声传译的过程可以比作是一场足球赛的无线电转播。播音员为听众描述他所看到的比赛活动，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听众看不到的场景，并用听众的语言向听众播送。与摩尔斯电码报务员不同，播音员并不是把一系列的符号译成一系列别的符号，而是分析和描述出现的情况。他由于需要用一种表达方式（现场解说比赛实况）来替代另一种表达方式（球员在球场上的动作），不能不抛开两者之间的对应平衡。同声传译的译员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分析他从语言中得到的表达。他并非唯独注意语言本身，也不只是思考如何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进行快速的分析，很自然地讲述出别人讲的话，从而传达了原话的含义。如果他传达的话同原话含义一致，我们会看到他对这话的翻译必然会反映出原话的风格。

但是，一个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译员，是否能把技术性很强的原话的语义内容翻译出来呢？当然不可能。如果对讨论的主题一无所知，要理解发言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并

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简单明了。译员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是要么成为某一论题的专家，要么只是把听到的话逐字逐句地用另一种语言重述一遍。这两种选择都是同样地不可能。我们将在全书中论述，译员应具有哪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如何有助于理解。

我们还会看到，口译使一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关于语言学的朴素理论再也站不住脚。现代语言学的发现也证明它是不能成立的。这种理论认为：一种语言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一种“符号”，这“符号”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里都可以找到一个语义与它完全相同的“孪生符号”，并且可以在任何上下文中用作它的现成译语。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词语和数字不同。数字可以从别种语言里找到完全相同的对应词，尽管每种语言的数字发音不同。但词语会产生一个比它的直接含义广泛得多的“语义域”，所以在别种语言中不会有绝对相等的对应词。如果象许多国际会议的代表至今仍然认为的那样，真能用一种外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复述”一种语言的话。那么，同声传译就太容易了。但是，实际上，词语随上下文、场合、听众等而有多种含义。逐字翻译只是译出词的原意，不能将讲话内容表达清楚，结果使人几乎不能理解。再说，即便你打算这样逐字翻译，你也会立即发现这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你无法达到按原话的速度译出的要求。只有词源、发音都相似的词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谓予不信，不妨自己试一试。从你熟悉的某本外语的百科全书中任选一段四五百词的文字，请你的朋友拿着秒表，按照正常的语速，在3分钟内对你念完这段文字。当你的朋友念的时候，你就试图用英语重述词义相同的词。你马上会发现，除非通过某种逻辑思维过程唤起你所熟悉的词，你是不

能自动地想起它们的。

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口译的涵义了。口译并不是对单词进行口头翻译。毋宁说，口译是为别人揭示和说明讲话的意思。这是一种说明过程、解释过程。当译员这样做了，而又能精确地保持原话的意思时，他与演奏作曲家曲子的音乐家或者表演诗人作品的演员并无不同。译员的口译能力越强，译出的话就越容易听懂。

但语言问题又如何呢？可不可以把语言和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搁在一边，来给国际会议的口译下个定义呢？不行，肯定不行。即使我们想弱化语言学方面问题的重要性，那也是为了使它不致于掩盖口译的某些更重要的方面。语言确实会引起一些困难。但是，比起在分析和阐述方面不得不解决的难题，这些语言困难只是属于附加的。

口译就是交流，即对原话进行分析，并把它译成听者能懂的形式。而交流的手段——语言——只是工具，而决不是最终目的。所以，译员不是研究语言某一特定方面的语言学家。不如说，他对其工作实践中使用的语言掌握了丰富的、直观的知识。这些语言是一种工具，译员用它使听者听懂讲给他听的话。无论即席口译还是同声传译，译员总是通过一个过程来进行翻译的。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下列 3 个阶段：

1. 听到带有一定含义的语言声。通过分析和解释，理解这语言，领悟其意思。

2. 立即审慎地丢开原来的措辞，记住原话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概念、见解等等）。

3. 用译成语说出新话。新话必须符合两个要求：完整地表达原话意思，并使听者听得懂。

本书的目的不是叙述译员在进行即席口译和同声传译时使用的特殊技巧,而是阐明一种思维过程,它使得将一种语言即刻译成另一种语言成为可能。

当某人必须“即时”译出一段不是讲给他听的话时,他会面临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简略地叙述过:有理解方面的问题、有知识方面的问题、有交流方面的问题,也有语言方面的问题。

乍一看来,对一个非口译专家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几乎无法解决。仿佛是轻而易举地克服了这些困难的第一批译员,曾被看作是语言方面的天才,善用词句的大师。但是,今天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国际会议译员每天都在克服这些困难,这就证明口译工作确实能够做好。探讨使会议译员能成功地发挥中介人作用的口译技巧和思维过程,正是本书的要旨所在。

不言而喻,在实际进行口译实践时,我们在这里逐一探讨的智力步骤,并不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实际上是重叠交叉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所涉及的讲话类型。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我们试图阐明对译员的要求和需要作出的反应。这种要求往往已接近人体的极限。译员经常是以他的才能和掌握的技巧去设法应付挑战。

同时,我们也感到,如果我们决定不使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口译过程,而再增加一章,谈谈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口译,也许是有益的。有些人已经走上了在国际会议上从事口译工作这条道路;有些人则对交流方面的问题感兴趣;有些人也许只是听到些关于联合国和在装有玻璃壁的小室里工作的联合国译员的情况;有些人则注意到因为国际间的交往增加,对译员的需求也增加了。各个文明国家和地区——如一个联合的

欧洲，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阿拉伯世界，中国人的世界——的不断发展和相互之间寻求更为密切的联系都为口译工作展现出新的广阔天地。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会体会到：在口译职业真正繁荣昌盛以前，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